

郑胜天

著

视觉盛宴

双年展 + 博览会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郑胜天艺文选

视觉盛宴
双年展+博览会



目录

艺术游记、历史解读与爱

写给《视觉盛宴——双年展+博览会》 /1

双年展、艺博会与我 /4

文化挑战上海——第二届上海双年展之后 /14

上海双年展与文化斡旋 /18

人类艺术之台，中国登上了吗？ /23

飞出卡塞尔——从文献大展看国际策展人的全球运作 /34

双年展现象 /47

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华人策展人访谈 /63

一千二百万美元打造艺术乌托邦——光州双年展十周年庆 /74

影像的意义 /79

中国艺术家的威尼斯梦 /87

冬奥会和双年展 /92

莫斯科双年展 /96

“给艺术输电” /101

中国艺术初现国际艺术博览会 /105

艺术博览会的历史经验与趋势 /110

巴塞尔艺博会为何抢滩登陆美洲？ /126

欣然回眸二十年——2001年西班牙“拱之大展”盛况空前 /135

从ARCO看艺术博览会的功能与潜力 /142

第十届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 /151

巴塞尔散记 /160

迈阿密海滩的艺术飓风——记2005迈阿密海滩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 /170

在迈阿密看中国——与塞耳艺博会亚洲顾问Jonathan Napack访谈 /179

怎样重新洗牌？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北京对话谈起 /184

艺术博览会进入群栖时代 /199

看ARCO如何推销西班牙 /195

中国艺博会产业面临质量挑战 /205

迈阿密海滩的中国人 /209

金融海啸未浇熄的中东艺术热——记2009年迪拜艺术博览会 /219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第四十届巴塞尔艺博会有感 /229

艺博会为市场复苏催生 235

东方之珠 /239

后 记 /243

艺术游记、历史解读与爱

写给《视觉盛宴——双年展+博览会》

许 江

“视觉盛宴”在时尚热语中是一个含意庞杂的熟词。中国自古有词：秀色可餐。民以食为天，盛宴总难拒绝。视觉成为盛宴，其中潜含的不仅有通感的欢悦，悦目的快娱，更有当代数字媒介革命带来的目不暇接的热闹之意和对文化消费倾向的默许。在众多渐趋浮泛的使用中，郑胜天先生以此为题，将近二十年来自己的关于国际双年展和艺博会的文字辑成一集，却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今日双年展、艺博会已成奇观，二十载的风风雨雨更是渺若天地蔚然，从诸般意义上来说，都构成当今世界真正的视觉盛宴。

从最早的威尼斯双年展，到世纪之交前后的亚太双年展群，双年展几乎均以城市命名，这些城市又都是颇具经济实力和传统文化的城市。双年展和艺博会创立的最初目的，似乎都承担着城市宣传与文化推广的义务，让世界上的文化旅游者通过艺术的命题，更加了解和接近这些城市。《视觉盛宴——双年展+博览会》一书正是一本精彩纷呈的艺术游记，随着它的引导，我们在各个双年展和艺博会的“艺术大观园”中穿梭，并历史性地远看近观这些展览。这些历史上备受关注的展览虽然已不在实存的界域中，却从未消失。郑胜天先生让它们再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次成为可触可摸的鲜活记忆，成为盛宴的前餐。

本书的辑集，其意义更在于以双年展和艺博会为重要平台，来解读当代艺术的运行和推进。在这方面，郑胜天先生是一本活字典。他不仅是国际艺博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项目的最早的参与者，见证了国际艺博界对中国当代艺术推介和运筹的诸多过程；同时还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界，尤其是以双年展为代表的学术倾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的积极的介绍人，直接参与和推进了其中众多的学术活动。正是这众多的亲历亲证，使得他了解其中许多可能被历史忽视的内幕，提出在盛况或者危机面前的反省与思考。本书将这些散佚在岁月烟云中的文字集在一起，让我们考古一般地反复重温历史的细节，反刍其中的得失。这个由不同年代写就的双年展、艺博会长卷，不仅连缀成令我辈亲历者不胜浮想的诸多历史风景，而且启示着我们的思考，去重新面对风风雨雨中的核心命题。历史的文本总若一根根刺，其中隐着众多的记忆之痛。面对这种文本的辑集，我们更如芒在背。这盛宴的大餐其实不易吃。

郑胜天先生从中国美术学院的重要岗位上离开，投身于当代艺术推进的事业，已有二十多年。以知天命的岁数，奔波在国际当代艺术的地平线上，其热诚，其勤勉，令我辈感叹。他写在事件发生之时的众多文字，既非西方观念的重复，亦非狃小本土的尊大；既非纯理念的堆塑，亦非现象的罗列。而以一种纯粹民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索，是中国当代艺术记录和思考的重要文本。我们曾求问于郑老师，他深情地答道：“我就是有一种爱，爱看艺术的热闹，爱当代艺术的发展，爱年轻人的成长。”本书正若这样一位亲历者的历史行吟，诗性

最深处，是对当代艺术的爱，是对中国艺术振兴的激情。本书视觉盛宴的风味正是关爱至深，人性绵长。

爱森斯坦说：“让我们想象一部正在到来的电影。旧的电影从多种视角展现一个情节，而新的电影以多种情节展现一个视角。”本书正是以不同年代的不同事件的即时叙述，来建立当代艺术如何活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的民学视角。当下即成历史，但始终包蕴未来。

许 江

2012年3月于北京

双年展、艺博会与我

——自序

(1998)

1983年秋天，我一个人游历到罗马。那年头在欧洲旅行，见不到街头巷尾张挂着的中餐馆招牌。实在馋得不行，我就借个理由去找中国大使馆，他们居然让我留宿下来。每天早晨都有可口的稀饭馒头吃。我记得在和文化参赞闲谈时，提到威尼斯双年展。他说他们被请去参观过，没什么大意思。我在一个雨天的下午来到威尼斯。空无游人的“绿园”里落叶遍地，一片凄清。每个国家馆建筑都是大门深锁，破乱不堪。这次我虽然没有见到什么展览会，却也算是和双年展最早的一次神交吧！

上世纪80年代除了威尼斯外，世界上只有三四家双年展。双年展是艺术家的梦，是花团锦簇的奥斯卡，是焚香礼拜的圣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郑胜天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1983

十五年之后，我才开始介入双年展的一些活动。1998年5月，我去杭州参加中国美术学院建校七十周年的校庆。上海美术馆两位馆长说要找我们谈一件重要的事，那时我是梁洁华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会就在我住的酒店房间里开，他们希望把已办了一届的上海双年展，提升为一项国际性的活动。梁女士和我都很赞同，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不久我们就收到美术馆方增先馆长的信件，邀请基金会作为双年展的主办单位之一。这时第二届展览的主题和艺术家人选都已大致确定，我们只是在资金和对外联络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融合与拓展”可说是中国公立美术馆第一个比较开放的当代艺术展。双年展开幕之日，倒数时针走近零字，全馆上下那种兴奋投入、兢兢业业之情，令我至今怀念不已。

第二年初春，我在旧金山由高明潞策划的当代华人艺术展开幕式上遇见蔡国强。他说他应邀为当年威尼斯双年展做一件大型作品，虽然已有人表示愿意赞助，他个人比较希望得到我们这样华人机构的支持。我在第一时间致电同事陈定中和梁女士的公子Raymond，并征得他母亲首肯，基金会就成了这个项目的赞助者。春节一过，我和老蔡启程去威尼斯考察场地。这是我第三次到威尼斯，但还是头一次以局内人的目光，来体验这个充满画意的水上迷城。我们已经得知，除了老蔡外，还有近二十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将参加本届展览，包括由基金会收藏的陈箴大型装置《绝唱——各打五十大板》。我们决定以基金会的名义，在双年展开幕时举行一次盛大的酒会，为华人艺术家进入当代艺术的国际舞台扬威造势。接下来是几个月频繁的联络、紧张的工作、焦虑的期待。在双年展即将于“绿园”特大的白色帐篷中揭幕之前，老蔡悄悄地告

诉我：已得知他的《威尼斯收租院》获得了双年展的国际奖。这对赞助者当然也是绝大的喜讯。当基金会主席梁女士在Danieli酒店华丽的大厅中向各方来宾频频祝酒时，居然有记者问道：你们基金会将赞助在威尼斯建立中国馆吗？

也是这次双年展期间的一天晚上，圣马可广场上露天餐厅的乐声悠扬，鸽子伴着游客们来回漫步。梁女士、方增先、许江、侯瀚如、蔡国强和我及其他几人却坐在那里严肃地开会，讨论2000年第三届上海双年展的计划。美术馆已同意基金会的建议，聘请定居巴黎的瀚如担任策展人之一，并决定邀请半数以上的国外艺术家。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创举。在那个星高月明之夜，谁又会料到，短短几年之后，人们不远万里前来参观上海双年展的热度，竟然不亚于去威尼斯呢？

那些年中，我还安排和陪同过圣保罗双年展的策展人波夏南达、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团队恩威佐、马哈拉吉和盖兹等人到大陆和台湾访问，走访艺术家。但直到2007年，我才头一次访问卡塞尔。圣保罗至今还没有去过。

我与双年展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就是2004年被邀请与许江、张晴一起，担任第五届上海双年展“影像生存”的策展人。我又推荐了出生于阿根廷、在荷兰盖特基金会工作的洛柿田（Sebastian Lopez），这个中文名字是在一次晚餐时想出来的。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之一卢辅圣精通国学。他说我们三人的名字中缺木缺土。在字典中查了半天，才挑出了这个名字。那一年我在太平洋两岸来回飞了五次。最后一次在上海起早摸黑，住了近一个月。这时中国大型的双年展已经又有北京、广州几处，其他深圳、成都等地的也都办得不错。国外的大小双

年展更是比比皆是。要把展览做得引人注目，大家都耗尽了心力。徐震的那件参展作品，把美术馆钟楼的大钟拨得飞快地旋转，颇能象征我们的工作状态。双年展开幕过后一天，时针就停住走不动了。我回到温哥华郊外的家中，也足足睡了两天。

我与艺博会的关系比双年展略早一些。博览会是一个现代名词。但在英文中，用的多是“Fair”这个词。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集市”。自有商品经济以来，小至穷乡僻壤，大到环球世界，都有集市的存在。艺博会（Exposition）就是当代规模比较大的集市。集市专门展销艺术品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农村小镇春节前后的年画花灯集即是一例。当代的艺术博览会与非营利性的双年展并足而立，使学术与市场相辅相成。

1986年至1987年间，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当客座教席。只要洛杉矶有艺博会必定去看一看。我还是头一次见识这么大的展览。无穷无尽的画廊，铺天盖地的画作，使我这个还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的大陆人看得眼花缭乱。记得那是丁绍光、蒋铁峰他们云南画派最吃香的时候。不少展位都挂着异国情调的粉墨重彩和丝网印限量印刷品。老丁看完展览总是拉着一伙朋友去吃饭，小费一给就是一百元大钞。洛杉矶艺术博览会在美国属于比较普及的一类，对象是一般公众，展品也五花八门。但对我来说已足足是个大观园。

我正式和艺术博览会结缘是1988年。美国湖畔集团的威尔逊和一位基金会的先生一起到杭州来找我。威尔逊是时正当红的芝加哥艺博会总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展出来自苏俄的当代艺术，把卡巴柯夫等人推到西方的聚光灯下，颇引起一阵市场发烧。他这次来是探讨有没有可能将同样的策略用

于中国艺术。由于艺术博览会只接受画廊参展，而中国那时像样的画廊连影子都还没有。威尔逊计划请欧美一批知名画廊的老板来中国考察，再挑选合适的艺术家，由这些画廊推介到艺博会参展。当时中国的“八五新潮”已揭开了当代艺术的序幕，新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走向世界”也成为热门话题，我当然很乐意与威尔逊共襄盛举。原定1989年安排画商们第一次来华访问，可惜那年6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事件。这项计划也就此不幸胎死腹中。

同年夏天我到美国开会，在旧金山接到朋友莱斯特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刚开始做的一个项目。莱斯特原来在洛杉矶开几家画廊，介绍过中国艺术家，这时与纽约的一家商展公司合作，筹划在芝加哥发起一个新的国际艺博会（Art Chicago）。他希望我帮助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做市场调查。我征得美院领导的同意后，就签约一年，成为艺博会班子最早的成员。那年秋天我在欧洲马不停蹄地从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走访画廊，看艺博会，写调查报告。从表面上看，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差使之一。那时中国人去海外观光还难以想象，不过我倒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几个月中一面奔波一面恶补功课，使我对国际艺术市场的了解大为长进。除了形形色色的画廊之外，我也在科隆、巴黎和慕尼黑实地考察了几个类型不同的艺博会。科隆比较前卫，慕尼黑趋向传统，巴黎的FIAC则兼而有之。尽管参差不齐的水平使我对这个艺术之都相当失望，却也领会到了艺术与商业的许多不同之处。圣诞节前旅行将结束时，我意外地因签证问题受阻于加拿大，一时无法回洛杉矶述职，失去了完整参与第一届 Art Chicago 从起步到完成的难得机会。不

过倒促成了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在山明水秀、气候宜人的温哥华定居了下来。

我与莱斯特的合作倒也并未就此中断。1991年夏我在圣地亚哥主办中国艺术研讨会，我请他来给艺术家们做一次有关艺术市场的讲座。他也邀请我把陈丹青等在圣地亚哥创作的一部分作品拿到次年的迈阿密艺博会去展出。迈阿密是莱斯特继芝加哥后进军的第二个城市。莱斯特有着灵敏的商业嗅觉。他看到拉美市场日益浮升，迈阿密面对加勒比海，就一举挥师南下。他的迈阿密艺博会比以后巴塞尔登陆北美的姐妹展早了十年。不过莱斯特并没有就此止步。在亚洲经济的一片看好声中，他于1992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届亚洲艺术博览会（Art Asia）。

我也介入了第一、二届的亚洲艺博会的筹备工作，主要是帮他们在台湾和大陆招请一些展商。除了东京、台北以外，亚洲城市还从没见过这样的艺术盛宴。艺博会一开幕各方反响颇佳。1992年冬，我突然接到中国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司司长刘国华的一个越洋电话，说中国也在计划办艺术博览会，希望我参与其事。不久我就飞到北京，和文化部官员及承办艺博会的中国文化艺术公司负责人见面商谈。第一届中国艺博会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来广州的开放程度较高，又有广交会的现成硬件可用；二来也是希望借亚洲艺博会的东风，所以时间与香港1993年的展期定在一起。我被邀请建立和负责艺博会的海外联络处，不过连经费都要我先自行垫付，倒有点出乎意料。

在90年代初的中国，要想办出一个初具规模和水平的艺博会，其难度可以想象。但当开幕式的鞭炮响起，乐队齐奏，鸽子满天飞的时刻，一切酸



文化部美术司刘国华与郑胜天在第一届中国艺博会筹备会上，1991



马运与郑胜天在第一届艺博会



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上文化部副部长与郑胜天谈话，1992

甜苦辣似乎也已抛诸脑后。虽然广交会的场地和展墙、灯光都与我们想象的距离甚远，尤其是对进口作品征税之高令海外画商难以接受，但令人兴奋的是中国艺术市场终于跨出了蹒跚的一步。开幕第二天，我陪同当时的执行总监马小枚去香港参加第二届亚洲艺博会开幕式。接着，莱斯特和一些来港的国外画商也结伴来广州参观。按照现在的习惯说法，这可说就是中国在艺博会领域中“零的突破”吧！

此后，我虽然再没有参加国内艺博会的运作，但与国际艺博会的缘分倒延续不断。1996年我被聘请在温哥华筹办并主持Art Beatus（精艺轩），画廊以推介当代华人艺术为主。那些年中，华人艺术在国内外的一些领军人物几乎都来画廊展览过。我们也多次带着他们的作品出征芝加哥、马德里、旧金山、温哥华等地的艺博会。不过我的角色从筹办者变成了参展者。每次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开箱布展，务必在预展前一切到位；闭幕钟声一响则上墙拆画，赶在午夜前装箱运走。这种紧锣密鼓的节奏很像戏台上场下场的感觉。展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往，常带来意外的惊喜。大功告成后同事们一起找个地方听爵士喝两杯，更是畅快的享受。

人人都说巴塞尔艺博会门槛很高。1998年我们首次申请参展，居然一球命中。这是世界顶尖艺博会头一次接纳一间华人办的画廊，令同事们大喜过望，也使一些申请了多年还不得其门而入的画廊十分嫉妒。从那年起直到2001年我离开画廊，我年年都得以去参加这场全世界艺术市场的高峰盛会。巴塞尔是德法边境的一座瑞士小城。每次展览我都请杨喆苍夫人天娜从巴黎过来帮忙。她流利的四国语言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最难忘的经历是2000年适

逢“龙年”，我们请来蔡国强在“艺术无限”巨大的展场制作一件爆破作品。老蔡把安装好的火药一点着，一条火龙刹那间飞升起来。我和十几个年轻义工拿着长竹竿一窝蜂地扑上去灭火。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一件十多米长的巨作遂告完成。那次陈箴还专程来巴塞尔送作品，他的装置设计图还没有挂上墙就有人订购。没想到精力那么充沛的汉子，几个月后竟溘然病逝。

我们一直期望有一份英文的当代中国艺术刊物出现。2001年台湾典藏出版社的简秀枝社长决定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我和BC大学的林荫庭教授一起筹备了大半年，Yishu于2002年5月正式出版。我们拿着还有油墨味的杂志到那一届芝加哥艺博会去展览宣传，得到了最早的几位订户。以后Yishu一直被邀请参加芝加哥、多伦多和迈阿密的艺博会的书刊展区。杂志的展位虽然不大，但成了我们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重要窗口。前年在迈阿密海滩的巴塞尔艺博会，一位穿着黑色T恤的高大男子来到展位前翻阅杂志，然后问：终身订阅Yishu要多少钱？竟使我一下子张口结舌答不上来。看了他写的名字，才知道是美国鼎鼎大名的藏家Don Rubell。好的艺博会总是吸引来自全世界的人流。对一份艺术杂志来说，这样的曝光机会别处难以找到。

2005年，多伦多艺博会邀我为他们办一个当代中国艺术的专题展。前不久加拿大《环球邮报》出版过一份空前的中国特辑，用方块汉字“中国崛起”作为头版标题。看起来有点咄咄逼人。我决定偷换这个词语，改成“艺术崛起”，作为展览的名字。这次操作的难度是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二十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安装完成，包括几件复杂的大型装置。上海艺术家金江波的《第三只眼睛》，需要

在展场中心修建起一座中国式井台，观众从井洞里通过互联网的屏幕，可以和地球那头的上海居民交谈。由于展场在地下数层，信号又受到各种干扰，多亏多伦多大学几位高手帮忙，才终于在凌晨测试成功。当艺博会上的观众惊异地看到大洋彼岸的对话者时，那种超越时空的奇妙感觉真是难以形容。

从1980年代起到现在，我与双年展、艺博会也算打了近二十年交道。这些年间，不论是身为组织者、参展者、赞助者还是观众，我都陆续写过一些文字，将自己近距离的观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现在双年展和艺博会的名词对人们已不再陌生。在亚洲和中国也已成为相当普及的城市文化形态，参与和关心的人日渐增多。还有学者以此为题写成洋洋洒洒的博士论文。相比之下，本集收录的只是些急就章的报道文字，谈不上什么深度和文采。但回顾这种大型艺术活动一步步走过来的足迹，也不失为一段有意思的历史记录吧。

2011年春于温哥华